



紅軍長征

在遵義的傳說故事

劉榮芳



遵義市曲藝家協會
紅花崗區曲藝家協會

編

2014年6月



紅軍長征

在遵義的傳說故事

劉策芳



遵義市曲藝家協會
紅花崗區曲藝家協會

編

2014年6月

封面题词：刘兰芳

《遵义曲艺》题词：姜 昆

顾问：张益芳 罗永年 钟永玖 王 刚 贺德仪

主 编：王东风

副 主 编：焦德丽 付 伟

编委会成员：王东风 张勤学 汪孝杰 张 清 刘 胜

钟金万 陈 静 邓朝阳 焦德丽 付 伟

常 勇 王宇翔 李家伟 罗 拉 陈 果

尤 翔 赵 江 蔡凤翔 杨 丹

插 图：刘 璐

校 对：尹 荣

遵义市曲艺家协会
红花岗区曲艺家协会

编



前 言

1935 年的 1 月和 2 月，红军两次来到遵义，在遵义会议的光辉照耀下，

红军在遵义人民心中，播下了红色革命的种子，同人民结下心心相连的情缘。红军走了，在乌江两岸，娄山关上，赤水河畔，留下许多像红军坟一样的动人故事。多年来，随着时间的增进，故事越传越广，也越深入人心，成为传承革命传统的爱国主义的生动教材，一直激励着人民群众弘扬长征精神，增强名城意识。也成为遵义富有乡土特色的民间文化财富。

这些故事的表现手法，一是实述现实生活的真实故事；二是部分故事富有浪漫主义的传奇色彩，用美妙的幻想来表达一个故事的主题。将一个事物赋予神化，使其发生如愿的神奇魔力，富有思想意义，以达到颂红军和惩敌人的目的，故事更具生动有趣。

我们怀着对红军的深切怀念，对老一辈革命家艰苦创业的尊敬，发扬革命传统教育，特从流传在遵义各地的红军故事中，选编了 44 篇，作为学校学生的课外阅读，把继承革命传统，弘扬长征精神寓教于文化阅读之中。

编者

目 录

前言

毛主席访贫民街.....	钟永玖 (1)
毛主席救火.....	陈昌奉 徐文仲 (3)
一台空滑竿.....	段文彬 潘光华 (5)
一个铜板.....	洛 沙 (7)
一担海龙米.....	王德志 (10)
两袋花生米.....	王永俊 (13)
毛主席赠对联.....	躬 宣 (16)
当兵就要当红军.....	陈万寿 (18)
智取遵义.....	王 永 (22)
三渡关上迎红军.....	王晓红 (28)
一个女红军.....	贺德仪 (31)
桂花参军.....	黄开权 (35)
小金笛.....	刘以铎 (38)
苦竹和小白驹.....	顾汶光 顾朴光 (41)
稻草桥.....	林仕藩 (44)
大牛、二秀和一只鸡.....	王永康 (47)
二娃子和玉龙驹.....	贾文德 (55)
高家坳的甜米酒.....	钟永玖 (59)
红仙壶.....	王德坝 (62)
珍珠潭.....	田井卉 (68)

猪食盆里长银元.....	王永康 (73)
黄桷树.....	李永林 唐祖閔 (78)
“我不是观音”.....	汪孝杰 (80)
泥水匠.....	张书樵 (84)
父子情.....	张桂珍 (87)
孙云斋卖羊肉粉.....	关黔新 (92)
杨五娘卖泡粑.....	关黔新 (94)
福将圆大头.....	罗永年 (96)
红军草.....	鲁 聂 (102)
红军井.....	余新生 (104)
红军菜.....	吴建康 (107)
红军毡.....	田金海 李天祥 (110)
红军碗.....	汪李氏 陈继云 汛 河 (112)
一条线毯.....	侯讽轩 (119)
火龙衣.....	王家桀 田松青 (121)
红花岗上的彩霞.....	顾朴光 顾汶光 (124)
城墙上的红军画.....	知 愉 (127)
神鸡钟.....	贾文德 (130)
红金橘.....	王美渊 李业成 (133)
“狗啊”雀.....	王美渊 李业成 (135)
红哥哥.....	龚球夫 (138)
红军坟.....	谭 覃 (142)
三护红军坟.....	秦 勇 (146)
震山号.....	田井卉 (149)
后记.....	(154)

毛主席访贫民街

钟永玖

遵义市老城现在的解放路，1935 年以前因那儿有一座城隍庙，故叫城隍街。红军快进遵义的时候，城隍菩萨逃跑了；红军走后，国民党把那城隍庙改成了法院，所以那条街后来叫做法院街。实际上，它还有段“贫民街”的历史，可知道的人不多。

那时候，城隍街上住着一位姓李的贫民。因为他有文化，能写得一手好文章；但无钱无势，他只靠帮人写状纸为生，家门口挂着一块“代书”的牌子，生活非常贫困。人们都叫他“李代书”。

1935 年，红军进遵义后，毛主席听说了这个人的情况，有一天便来到他的家里，随便地和他摆起了龙门阵来：

“你们这个地方，老百姓的生活都从哪里来呀？”

李代书想：这里的人家，大多无职无业，只有在家里仅有的一点空地方安上一两张床，开一个小栈房，接纳客人住宿。就说：“我们这里，全靠接纳四乡打官司的、上粮的人来投宿，收点房租维持生活”。

毛主席想了想，点着头说：“遵义的老百姓穷啊！康石桥一条街住了那么多讨饭的叫化子，已经成了叫化街了；白杨洞还有个叫化弯哩！你们这里在县老爷的眼皮下，住的都是贫穷的老百姓，这条街就叫贫民街吧！”

李代书说：“我们这条街叫城隍街。”

毛主席说：“城隍街上的城隍菩萨不是都连夜逃掉了吗？”

李代书感到非常奇怪：“康石桥的叫化街，白杨洞的叫化弯，毛主席都清清楚楚；城隍庙的菩萨倒塌了，毛主席又是怎么知道的呢？”

还不等李代书开口，他的女儿就在一旁插嘴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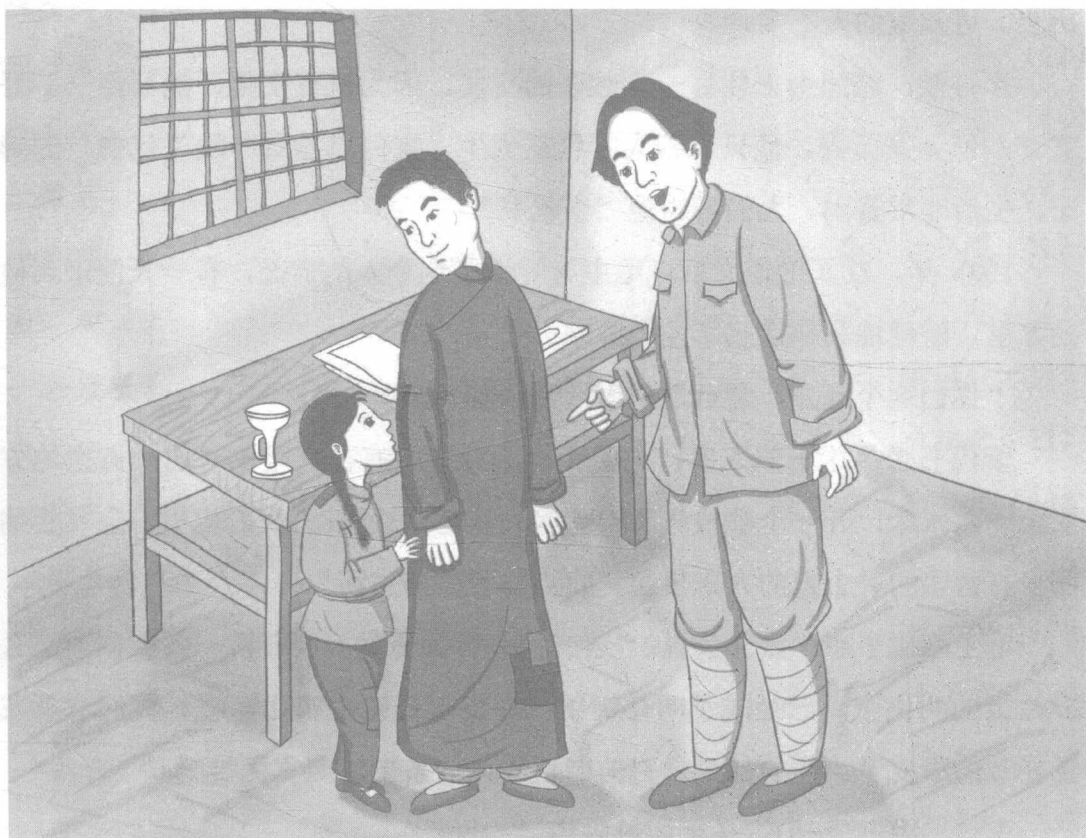
“啊！毛主席，你是哪格晓得城隍菩萨搬家的？”

毛主席风趣地说：“哈！你这个小鬼，城隍菩萨是堆泥巴，我不知道？”

李代书说：“毛主席，我应该给你汇报城隍菩萨搬家的事吧？”

毛主席一挥手，爽朗地说：“不用了！满城都知道城隍菩萨被红军吓得屁滚尿流！哈哈，反动的东西，你一打他就倒了！”

李代书正想说什么，毛主席又说：“王家烈、侯之担、柏辉章都是城隍菩萨，他们都逃掉了；现在是你们贫民老百姓当家，所以，不要再叫城隍街了，就叫贫民街好！”



毛主席救火

陈昌奉 徐文仲

1935年3月中旬，有遵义会议后的新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英勇善战的工农红军巧妙地摆脱了国民党几十万大军的围追堵截，从仁怀县茅台镇第三次胜利地渡过赤水河，象一支神箭，飞向四川省南部的古蔺地区。

3月16日中午，红军中央领导机关前进到仁怀境内的陈富屯，尾追红军的国民党飞机象讨厌的绿头蝇不停地低空嗡嗡乱叫，接二连三地把炸弹扔向这个小小的山村。山前山后，到处火光闪闪，烟雾弥漫，轰隆隆的声浪震耳欲聋……

突然，一枚炸弹在村头一家农民的旧式木板房前爆炸了，顷刻烟雾滚滚，烈焰熊熊。眼看这间房屋和整个山村都将卷入火海之中，农民们急得捶胸顿脚，呼天唤地。

正在这千钧一发之际，毛泽东同志从马背上跳下来，把手一挥，果断地向中央机关工作人员和警卫人员们下着命令：

“同志们，快去救火，房屋可是老百姓的命根子呀！”说完便大步流星地朝火海奔去。

这时，一个才十几岁的红军警卫战士跑上前把他拦住：“主席，您这几天没日没夜地指挥全军作战，人都累瘦了，您就在这里休息一下，救火任务交给我们好了。”

“我不累，再累也不能看着人民的生命、财产被火吃掉呀！”毛主席边说边继续向前跑去。

“主席，你肩挑着救国救民的重担，万一有个闪失，我们怎么对得起党和人民呀？还是我们救火算了！”另一个年轻的警卫员又急忙冲上去把毛主席

紧紧拉着。

“领导人更应该以人民的利益为重呀！快走吧，救火要紧。”毛主席挣脱了这位警卫战士的手，跑得更快了。

到了房前，毛主席用他那沉着、镇定而又充满智慧的目光，观察了一下现场，迅速地把所有的人分成三组——一组扑灭火焰；一组抢救财产；一组截断火路。避免火势向别的房屋蔓延。人们在他的指挥下，立即紧张而不乱地投入救火战斗。

毛主席身先士卒，他时而挥动着刚折下来的树枝，扑打着向四处乱窜的火焰；时而端起一盆泥浆水，泼向腾腾烈焰；时而又钻进火海中。大颗大颗的汗珠，一串一串地洒向火海灰烬中，洒进救火人的心窝里，化作了大家齐心救火的力量，刹那间便扑灭了国民党反动派制造的这场罪恶火灾。

当这支队伍离开陈富屯的时候，当地人民感动得热泪盈眶，紧紧握着毛主席和红军战士的手说：“国民党遭殃军到处杀人放火，你们舍生忘死帮我们救人救火，红军硬是我们穷人自己的队伍，处处和我们干人心连心啊！”



一台空滑竿

段文彬 潘光华

我们的毛主席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打从娄山关过桐梓去东皇（今习水县）、赤水；又由赤水、东皇转回桐梓、遵义的这节路中，翻了几百匹高山长岭，走了上千里螺蛳道路，真够累呵。

走到新站的时候，老百姓些看到毛主席天天爬山越岭，涉河过溪，白天指挥红军行军或跟白军打仗，晚上还要守更熬夜，操劳革命大事，实在太辛苦了，就在他动身由新站到桐梓的时候，有八个人相约扎了一台滑竿，要抬毛主席走。毛主席看了看那滑竿，微笑地说：

“老乡们，多承你们的好意，我们红军不象国民党的军官，动不动就要老百姓抬。红军是穷人的队伍，自来都不兴这套的。”

“就请您坐这一次。”

“一次也不行。老乡，我是能走路的。”

毛主席说着，就大步大步地走了。八个老乡失望地你看着我，我看着你，都拿不定主意，当中有一个结结实实的小伙子，扬起两撇眉毛说：

“嘿，我们真傻，新站到桐梓，不是要翻过有名的七十二拐，还有好几匹大坡吗，等毛主席爬坡走不动的时候，我们就估倒请他坐上滑竿。

他这样一说，其余的人就像拣得宝贝一样，唬地高兴起来：

“对，好办法，走！”

八个人于是抬着滑竿，紧紧追赶毛主席。假若是往常，毛主席一定叫一个伤员坐上，免得老乡们空欢喜；可是今天，总部早把伤病员安排走在老远的前面去了。

走到半路，毛主席看到一个穿得破破烂烂的老太婆，拄着拐棍，一瘸一拐地走在前面。毛主席赶拢一问，才晓得她是桐梓砂子坝人，今年六十三岁，老佃客。红军过路时，有个掉队的伤员，在她家养伤。伤好后，就要到新站、东皇去归队。老太婆想，川军和二十五军到处放哨安卡，神出鬼没，怕这位红军走在路上有个三长两短，就决定护送他归队。老太婆又怕别人护送不稳靠，就亲自护送。



当她转弯抹角地把这位红军送到新站，就遇到毛主席的大部队转回桐梓了。她放心地把这位红军交给指导员，才高高兴兴地回家。

毛主席问明白后，就笑嘻嘻地叫她停下来，一面向追在后面的那台空滑竿招手。

八个抬滑竿的老百姓，看到毛主席笑眯眯地

向他们招手，满以为这次一定得抬毛主席了，那台空滑竿就像飞一样地追上来。

毛主席看到滑竿挨拢了，就高声地说：

“老乡们，这次可真要累你们了。”

“嘿嘿，我们早就料到一定会抬上您的。”

八个人眉飞色舞地站在毛主席的面前，毛主席指着站在他身边的老太婆说：

“老乡们，这位老大娘是砂子坝的，她为了护送红军伤员，来到了新站，现刻她回家，年纪大了走不动路，就请你们把她抬走吧。”

八个人乖乖地听毛主席的话，请老太婆上了滑竿。

走到黄家嘴，老太婆下了滑竿，连连向毛主席和八个老百姓致谢，喜孜孜地回家去了。

那抬滑竿的还是一股劲地跟毛主席来到桐梓。到桐梓后，毛主席叫他的卫士好生招待抬滑竿的老乡吃饭，并照样付给他们工钱。

在吃饭时，一个三十开外的壮汉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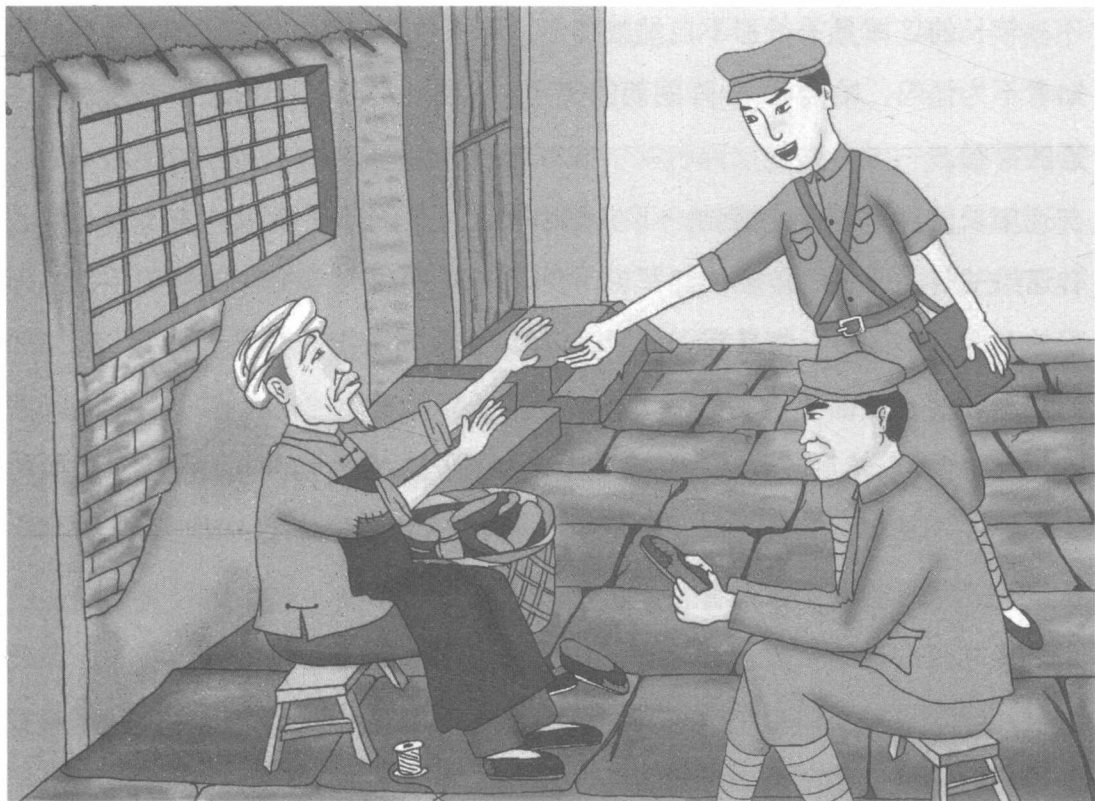
“我抬滑竿，肩膀都抬成老茧了，象今天这样我是做梦也想不到的。”

大家都说：

“因为今天我们遇到了干人的领袖毛主席。”

一个铜板

洛 沙



爷爷那根常年不离身的烟竿上，吊着一个金光灿灿的铜板，看起来很普通，可它却蕴藏着一个美丽动人的故事。

那是1935年元月一天下午，一场大雪过后，遵义的街头显得格外明亮而宁静，除了三三两两的红军战士来往外，闲散的人员很少。爷爷单衣薄裳的在街头坐了半天，见没有什么生意，正埋头收摊准备回家时，突然背后传来一个亲切而响亮的声音：“师傅，你看我的鞋还有救吗？”爷爷闻声抬头一看，面前站着两个头戴红五星、身穿灰蓝色军装的红军，年长的四十多岁的样子，身材魁伟，相貌堂堂，说起话来笑容满面，声如洪钟，一看就知道是个当官的；年轻的中等个，约莫十七八岁，眉清目秀，一副机灵劲，身上背着盒子

枪和公文包，紧跟在年长的红军后面，大概是个警卫员什么的。爷爷又惊又喜地忙摆开工具答道：“长官，请把你的鞋脱下来我看看。”

年轻的红军忙纠正说：“老乡，我们红军不叫长官，叫首长。”

“好好，叫首长”。爷爷改唤这陌生的称呼。

年长的红军见爷爷那不自然的样子，忍不住好笑道：“师傅，没关系，不知者不为怪吗，哈哈。”一阵朗朗的笑声，宛如一阵春风驱散了爷爷脸上那绷紧的神经。

年长的红军说完，嚙地一下坐在小凳上，把脚拍了两下，先脱下右脚的鞋递给爷爷，转脸对年轻的红军说：“小李呀，你看这‘右’的的确不好，把我的五个‘小兄弟’都暴露无遗罗。”然后他又指左脚的鞋说：“至于这‘左’的吗，你看它表面要比右的好，其实不然，这家伙更可恶，硬是把我的脚都打起血泡罗。”然后他又指左脚的鞋说：“至于这‘左’的吗，你看它表面要比右的好，其实不然，这家伙更可恶，硬是把我的脚都打起血泡罗。”听到这里，爷爷似懂非懂地也跟着笑了起来。

爷爷接过鞋子一看，不禁一怔，心想这那像当官穿的鞋啊，鞋底已多处脱框，鞋帮也破了口，不要说是一位红军长官还要穿着它行军打仗，就是老百姓恐怕也早不穿它了。想到这里，爷爷感慨不已，崇敬之情油然而生。

他捧着鞋翻来覆去地看了又看，掂了又掂，仿佛见到了一件稀罕的宝物那样发呆。他是个闭着眼也能把鞋补好的能手，此时似乎也变得笨拙起来，拿起针来不知往那里扎好。那补鞋的线也象有意跟他作对似的，不是打绞就是扯断。

“老乡，你能补快一点吗？我们还要开会哩。”年轻的红军小声地催促着。

“稍等一会，这就好了。”爷爷虽然回答得那样爽快，脸上却急出了汗，他借在头发上擦针之机，不时顺手抹下脸上的汗滴。真是越急越出乱子，快完工时，不慎一针刺到指头上，血珠直冒。他怕人看到笑话，一次次悄悄地把指头伸进嘴里，然后转身吐出鲜红血液。可这一细小的动作也逃不过年长

红军的眼睛，亲切地安慰道：“慢点，没关系，时间还早哩。”

鞋终于补好了，爷爷恭敬地双手递给年长的红军说：“长官，不不，首长，请试试。”年长的红军穿起走了几步后，连连称赞，不错。然后蹲下问道：“多少钱？”

爷爷一听忙摆手说：“今天承蒙首长看得起，举手之劳就算了吧，补得不好，请提意见。”

年长的红军用几分严肃的口吻说：“那可不行啊，我们是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不拿群众一针一线，补了鞋岂有不拿钱之理！”然后又风趣地笑了起来：“哈哈，今天你可帮了我的大忙罗，要不然真的要唱鞋破狮子口罗……”年轻的红军随后摸出两个铜板塞进爷爷的手里。爷爷再三推辞，没有办法，只好收下一个铜板作纪念。红军走了，爷爷望着他们远去的背影后悔起来，因为他还不知道这两位红军的姓名哩。

三天后，爷爷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赶去参加遵义县革命委员会的成立大会，他四处寻找，逢人便问，谁也不知道，连姓名都不晓得，却哪儿找啊？找着找着，他自己也好笑起来。正当他感到失望时，主持大会的红军大声说道：“下面请朱总司令讲话。”随着主持人的声音，只见一位虎气生生，气宇轩昂的红军健步走到台前，会场上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爷爷挤到前面仔细一看，啊，这不就是那补鞋的红军吗？爷爷再也说不出话来，两股热泪夺眶而出。

打那以后，爷爷为了纪念这难忘的日子，便小心翼翼地把那个铜板钻了个眼，用根麻绳系在烟竿上，朝夕相伴。爷爷去世后，这个铜板便成了我家的传家宝了。

一担海龙米

王德志

遵义会议期间，毛主席和朱总司令漫步在子尹路街头，看见一位衣衫褴褛，两鬓斑白，年约五十余岁的老人，冒着严寒在那里卖炭。身旁一个十二三岁的男孩，双手捂着肚子叫疼。老人一边搓着开裂的双手，一边对孩子说：“娃儿，你忍着点，等爹卖了炭，有了钱，就给你去看病。”毛主席和朱总司令见此情形，急忙走了过去。毛主席亲切地问：“老人家，你的木炭卖吗？”“卖！长官！卖了炭我好给孩子看病。”朱总司令说：“老人家，我们叫同志，不叫长官。你的木炭，我们买了，请送到我们总部，给你现钱。”

通讯员小李便挑着木炭，老人背着孩子，跟随毛主席、朱总司令，走进了红军总政治部后勤处。小李找来了红军卫生员，立即给孩子看了病，吃了药。毛主席、朱总司令又陪同老人到食堂吃饭。闲聊中，得知老人是海龙坝的人，名叫龙云祥，是个地地道道的穷人，一辈子受苦受难，生活十分困难。吃罢饭，老人问：“请问二位高姓？家住那里？”毛主席指指朱总司令说：“他家住四川，我是湖南人，他姓朱，我姓毛，我们两个，就是国民党出高价要捉的朱毛。”老人一听，急忙拉着孩子，跪在朱毛面前，嘴里不住地说：“朱毛是好人，红军是好人，菩萨保佑你们打倒刮国民党……。”

毛主席和朱总司令急忙拉起老人说：“老人家，不要这样，天下穷人是一家，红军与穷人心连心。我们共产党，我们红军，是专门帮助穷人翻身，打倒地主、官僚、国民党的。”临别时，毛主席叫通讯员取来三块光洋（银元）和二三十斤面粉，给老人作炭钱。老人忙说：“我那一挑木炭，值不了一块光洋，要不了这么多钱。”朱老总笑笑说：“这钱和面粉，是我们打遵义时的战利品，是从国民党那里缴获来的；这些钱和面粉，扣除你的木炭钱后，就是

我们红军送给你的。老人家，请收下吧！”老人千恩万谢了一番，才收了银元和白面，离开了红军总政治部。

老人回到家中，心里很不平静，想到自己活了五十多岁，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好人，没有见过这样好的军队。我今天受了红军的恩惠，应该怎样报答他们呢？他翻来覆去地想着，想来想去，也没想出一个办法来。夜深了，他忽然心里一亮，自言自语地说：“有了，有了！我们海龙坝产的米好，过去是给皇帝进贡的。今天，红军比皇帝还好，朱总司令和毛主席比皇帝还好，我不如买一百斤上等米送给他们，以表达我的一点心意”想罢。思想上的困难松了，便安安稳稳地睡了一个好觉。

第二天，老人带着小孩，挑着一百斤上等海龙米，汗流浹背地到红军总政治部，要求见毛主席和朱总司令，要求他们收下大米。红军管理员对他说：“老人家，毛主席和朱总司令都在开会，他们很忙。你的大米，我们不能收。红军有纪律，不准收老百姓送来的东西。”任凭红军管理员好说歹说，老人还是不依，反复说：不收米他不走，见不着毛主席、朱总司令他不走。事情就这样僵持着。

会议休息时，管理员找到了毛主席和朱总司令，告诉他们老人送米不走的事情。毛主席思索了一下，对朱总司令说了几句，然后才走到老人面前说：“老人家，真对不起，让你久等了，我代表红军感谢你的一片好意。”朱总司令说：“你的大米我们收下了，谢谢你拉！”然后对管理员说：“你把老人这一百斤大米，送六十斤到红军伤病员医院，给受伤的同志们吃，余的四十斤，煮给参加开会的同志们吃，让大家尝尝遵义海龙米的滋味。”

末了，毛主席把管理员叫到身边，对他如此这般地安排了一番，管理员就眉飞色舞地跑进了伙房。

毛主席和朱总司令留住老人共进午餐。临行时，管理员从厨房里拿来了四五个白生生的馒头送给老人说：“老人家，你把这馒头带回家去吃罢。”老人接过馒头，眼里含着感激的泪水，离开了红军总政治部。